

孔子集 孟子集 庄子集 屈原集 陶渊明

集 谢灵运集 曹植集 王维集 孟浩然集

李白集 杜甫集 柳宗元集 白居易集 元

李清照集 秦少游集

稹集 杜牧集 李商隐集 刘禹锡集 李璟

集 李煜集 韦庄集 周邦彦集 曾巩集 苏

轼集 欧阳修集 关汉卿集 王冕集 纳兰

性德集

时代文艺出版社

1342368

1342368

中华文学百家经典

37510

李清照集

秦少游集

I214.42

03

时代文艺出版社

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
学前教育与艺术学院



CS1518816

序 言

如果将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长河,我们从下游向上追溯,它的源头是一片浑芒的云天,不可详辨。我们找不到一个起源的标志,也不能确定起源的年代。那口传时代的文学,应当是十分久远的,后来的文字记载不过是对那段美丽梦幻的追忆而已。最保守的说法,从公元前 11 世纪,也就是《诗经》中的一些诗篇出现的时候起,这条长河的轮廓就已经明朗起来了,后来逐渐汇纳支流,变得越来越宽广。这中间有高潮也有低潮,但始终没有中断过。若论文学的悠久,只有古希腊文学、古印度文学可以与中国文学相比;若论文学传统的绵延不断,任何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是不能与中国文学相比的。

在先秦阶段,文学的创作主体经历了数百年之久,才完成了由群体到个体的演变。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出现,开始了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在神秘浪漫的楚国文化中产生的《楚辞》,语言瑰丽,气势奔放,跨越时空,出入古今,充满着炽热的情感和奇异的想象。在行文构思上,首尾不落套,转接无痕迹,文思跳跃,散而有结,开阖无端,令读者恍惚迷离而又心驰神往。屈原以他创作的光辉灿烂的诗篇,对中国文学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在散文这个领域,《论语》是语录体散文,主要是记言,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季氏》篇以后,章句较前稍长,文辞较前尤畅。其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迁徐

含蓄的风格。《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气概，充分反映了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风云变幻。庄子的散文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风格，他善用丰富的想象，离奇的夸张，以及大量的比喻与拟人手法去写意抒怀。在他的笔下，大鹏展翅万里，北海虚怀若谷，庄周化为蝴蝶；凡此种种，都是海阔天空，放纵自由，宏伟壮丽，诙谐怪异。鲁迅誉之为：“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在思想箝制、文化摧残和刑法统治之下，秦代文学没有什么成就。汉初除秦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又除所谓“诽谤夭言之罪”，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西汉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上。武帝以后，西汉王朝逐渐转入了衰微的时期，西汉后期的文学也呈现着停滞或衰落的状态。东汉的政论散文继承了西汉的传统，但思想文采俱逊于西汉政论文。东汉的赋也不如西汉的兴盛。总体而言，两汉文学经历了四言诗、骚体赋的衰微，大赋的兴盛和衰微，以及抒情小赋和五言诗的兴起等一系列文学形式的兴衰变化的过程。其间，乐府民歌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对后世诗歌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魏晋到唐中叶是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的阶段，也是五七言近体诗兴起、定型并达到鼎盛的阶段。诗，占据着文坛的主导地位。文向诗靠拢，出现了诗化的骈文；赋向诗靠拢，出现了骈赋。从曹氏三父子、建安七子，经过陶渊明、谢灵运，到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诗歌的流程清楚而又完整。杜甫既是这个阶段最后的一位诗人，又是开启下一阶段的最早的一位诗人，像一个里程碑矗立在文学史上。“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这两个诗歌的范式，先后在这个阶段的头尾确立起来，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成为后代诗人追慕的极致。

这又是一个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的阶段，作家独特的人格与风格得以充分展现。这些带着鲜明的个性的诗人写下了无数感情

真挚、风格独具的不朽诗篇，代表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他们的诗作富有情韵和风致，追求唯美的意境，但又天然清新，澄净明朗，不假雕饰。它们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和慷慨抒发，自主率真，意蕴悠远，而又各具自由的独特风格，如李白的狂放不羁，杜甫的沉郁厚重，王维的清秀淡雅，李商隐的曲折哀婉，读来无不令人一咏三叹，唇齿生香。

唐中叶以后的文学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首先，韩愈、柳宗元所提倡的古文运动引起了文学语言文体的改革，宋代的欧阳修等人继续韩、柳的道路，最终完成了这次改革。由唐宋八大家共同推动实现的古文运动，确定了此后的文学语言和文体模式，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五四”前夕。其次，诗歌经过盛唐的高潮之后面临着盛极难继的局面，诗人们纷纷另辟蹊径，经过白居易、元稹、杜牧、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的努力，到了宋代终于寻找到了另一条道，这就是词的迅速兴盛。

中国古典文学的“词”与“诗”一向双峰并峙，齐头并进，但又风格各异各擅胜场。唐中叶以后，“词”这种崭新的文学体裁经过五代词人李璟、李煜、韦庄等人之手，到了宋代遂蔚为大观，并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在这个词的极盛时代，名家辈出，华篇迭现。周邦彦的词典雅华丽，音律严格，长于章法变化，极富艺术技巧；苏轼的词豪迈旷达，纵横千里，境界独辟，天下耳目为之一新；李清照的词以空灵婉约的笔触描画闺阁情怀，洗净铅华，清朗高雅；秦观的词则音律谐美，情韵兼胜，组织工丽，情致缠绵。宋词造就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又一个不可超越的高峰。

从元代开始叙事文学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从此，文学的对象更多地从案头的读者转向勾栏瓦舍里的听众和观众。文学的传媒不仅是写在纸上或刻印在纸上的读物，还包括了说唱扮演的艺术形式。儒生社会地位降低，走向社会下层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先是适应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继而提高这些文学形式，

于是出现了关汉卿这样不同于正统文人的作家。元代的文学以戏曲和散曲为代表,“元曲”是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奇葩,是宋金以后出现的文艺奇迹。它以独特的形式,大胆的寓意,生动的文字,艺术而真实地展现了一个时代的世态风情和人文景观。在元曲作家的生花妙笔下,有恶贯满盈的权豪恶霸,昏庸无能的地方官吏;有愁苦不堪的下层百姓,穷困潦倒的失意文人;也有超凡脱俗的神仙人物,叱咤风云的历史名人;他们的形象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他们的故事可圈可点,可读可叹。

明代各种文学体裁所达到的成就是相当不平衡的。概括地说,散文、诗词比起以往的各个时期来说是处在一种衰退的状态,而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而兴起的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则有着巨大的成就,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成为明代文学的主流。

明清易代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对汉族士人的震动极其强烈,但清代初期和中期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沿袭着明代中叶以来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巨大的转向。清初文学的亮点是词人辈出,成就亦超过元明,使词学又呈现复兴气象。其中的杰出代表是纳兰性德。他虽出生于满族豪门,但性嗜风雅,喜品评书画,唱和诗词,结交名士。他诗文俱佳,尤以词擅,其词技巧精湛,直抒胸臆,自然流利,风格颇近李煜,正如梁启超所说;“容若小词,直追后主。”尤其是抒写边塞生活的小令,字琢句练,精工隽永,曲折哀婉,清秀淡雅,多为后人称慕。

此外,清代在诗、词、散文、骈文的领域里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不同的流派,几乎历代盛行的各种文学体裁均有所继承和发展。但由于大多数作家基本上没有跳出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圈子,所以很少取得更新的成就。

随着传统诗文的没落,中国的文学开始向新的方向发展,代之而起的是生机蓬勃的近代文学。

李清照集

本册书目

序言 (1)

李清照集 (1)

秦少游集 (121)

目 录

词

- 南歌子 天上星河转 (1)
- 转调满庭芳 芳草池塘 (1)
- 渔家傲 天接云涛连晓雾 (4)
- 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 (5)
- 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 (5)
- 多丽 小楼寒 (6)
- 菩萨蛮 风柔日薄春犹早 (8)
- 菩萨蛮 归鸿声断残云碧 (8)
- 浣溪沙 莫许杯深琥珀浓 (9)
- 浣溪沙 小院闲窗春色深 (9)
- 浣溪沙 淡荡春光寒食天 (10)
- 凤凰台上忆吹箫 香冷金猊 (12)
- 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 (13)
- 蝶恋花 泪湿罗衣脂粉满 (15)
- 蝶恋花 暖雨晴风初破冻 (15)
- 鹧鸪天 寒日萧萧上锁窗 (16)
- 小重山 春到长门春草青 (17)
- 怨王孙 湖上风来波浩渺 (18)
- 临江仙 庭院深深深几许 (18)
- 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 (19)
- 好事近 风定落花深 (20)

诉衷情	夜来沉醉卸妆迟	(21)
行香子	草际鸣蛩	(21)
孤雁儿	藤床纸帐朝眠起	(22)
满庭芳	小阁藏春	(24)
玉楼春	红酥肯放琼苞碎	(25)
渔家傲	雪里已知春信至	(26)
清平乐	年年雪里	(26)
鹧鸪天	暗淡轻黄体性柔	(27)
添字丑奴儿	窗前谁种芭蕉树	(27)
忆秦娥	临高阁	(28)
念奴娇	萧条庭院	(28)
永遇乐	落日镕金	(29)
长寿乐	微寒应候	(31)
蝶恋花	永夜厌厌欢意少	(33)
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	(34)
声声慢	寻寻觅觅	(35)
点绛唇	寂寞深闺	(36)
减字木兰花	卖花担上	(36)
摊破浣溪沙	揉破黄金万点轻	(37)
摊破浣溪沙	病起萧萧两鬓华	(37)
瑞鹧鸪	风韵雍容未甚都	(38)
庆清朝慢	禁幄低张	(39)
失调名	条脱间搥系五丝	(40)
失调名	瑞脑烟残	(41)
附存疑之作		(42)
怨王孙	梦断漏悄	(42)
怨王孙	帝里春晚	(43)
生查子	年年玉镜台	(43)

丑奴儿 晚来一阵风兼雨	(44)
点绛唇 蹴罢秋千	(45)
浪淘沙 帘外五更风	(45)
临江仙梅 云窗雾阁春迟	(46)
殢人娇 玉瘦香浓	(46)
青玉案 征鞍不见邯郸路	(47)
浣溪沙 髻子伤春慵更梳	(48)
浣溪沙 绣面芙蓉一笑开	(49)
浪淘沙 素约小腰身	(49)
鹧鸪天 枝上流莺和泪闻	(50)
青玉案 一年春事都来几	(51)
失调名 教我甚情怀	(54)
诗	
· 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 二首	(57)
· 上枢密韩肖胄诗 二首	(65)
· 题八咏楼	(66)
· 皇帝阁端午帖子	(66)
· 皇后阁端午帖子	(67)
· 夫人阁端午帖子	(68)
· 偶成	(69)
· 皇帝阁春帖子	(69)
· 贵妃阁春帖子	(70)
· 乌江	(71)
· 分得知字	(72)
· 晓梦	(72)
· 春残	(73)
· 感怀	(74)
· 钓台	(75)

失题 诗情如夜鹊	(76)
失题 少陵也自可怜人	(76)
上赵挺之 何况人间父子情	(77)
上赵挺之 炙手可热心可寒	(77)
失题 南渡衣冠少王导	(77)
失题 南来尚怯吴江冷	(78)
咏史 两汉本继绍	(79)
失题 露花倒影柳三变	(80)
失题 犹将歌扇向人遮	(81)
失题 水晶山枕象牙床	(81)
失题 彩云易散月长亏	(81)
失题 几多深恨断人肠	(81)
失题 罗衣消尽恁时香	(82)
失题 闲愁也似月明多	(82)
失题 直送凄凉到画屏	(82)
失题 行人舞袖拂梨花	(83)

文

打马赋	(84)
打马图序	(92)
投翰林学士綦岳礼启	(97)
金石录后序	(105)
祭赵湖州文	(113)
词论	(114)
汉巴官铁量铭跋尾注	(119)
贺人李生启	(119)

词

南歌子

天上星河^①转，人间帘幕垂。凉生枕簟泪痕滋。起解罗衣，聊问夜何其^②？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旧时天气旧时衣，祇有情怀，不似旧家^③时！

【注释】

①星河：天河之别名。梁王鉴《七夕》：“隐隐驱千乘，阊阖越星河。”唐谢偃《明河赋》：“气象万殊，细星河而尽列。”

②夜何其：《诗·庭燎》篇：“夜如何其？夜未央。”“其”音“姬”，语助辞。

③旧家：从前也，见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六。

转调满庭芳^①

芳草池塘，绿阴庭院，晚晴寒透窗纱。玉钩金锁，管^②是客来^③。寂寞尊前席上，惟□□、海角天涯。能留否？酴醾^④落

尽，犹赖有□□。当年、曾胜赏，生香薰袖，活火^⑤分茶^⑥。
□□龙驹马^⑦，流水轻车^⑧。不怕风狂雨骤，恰才称，煮酒残花。
如今也，不成怀抱，得似旧时那^⑨？

【注释】

①转调满庭芳：宋词常有于调名上加“转调”二字者，如《转调蝶恋花》《转调二郎神》《转调丑奴儿》《转调踏莎行》《转调贺圣朝》等等，（元曲中亦有《转调货郎儿》）今人吴藕汀所编《词名索引》，尚未遍收。《词谱》卷十三释《转调踏莎行》云：“转调者，摊破句法，添入衬字，转换宫调，自成新声耳。”此说未全确。据现在所能见之“转调”各词，并不全摊破句法、添入衬字，《词谱》盖未深考。（《词律》对“转调”二字无说。）今按戴埴《鼠璞》云：“今之乐章，至不足道，犹有正调、转调、大曲、小曲之异。”张元干《鹤桥仙》词云：“更低唱、新翻转调。”《鼠璞》以“转调”与“正调”对立并举，盖非其正调者，即为“转调”，如《蝶恋花》原入商调，为正调，如入其他宫调，则为“转调”。“转调”非宫调名称也。又各词标有“转调”之称者，各书徵引其词；有时亦无此二字，如徐伸《转调二郎神》（据《乐府雅词拾遗》卷上、《挥尘余话》卷二、《张氏拙轩集》卷五），《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八则仅作《二郎神》；黄庭坚《山谷琴趣外篇》卷一有《转调丑奴儿》，明刻祠堂本《豫章黄先生词》则仅作《丑奴儿》；张孝祥《于湖先生长短句》中《南歌子》，目录上所注宫调名称曰“转调”（转调实非宫调名称）。盖“转调”二字，并不构成调名一部分，仅以别于非“转调”之词而已。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三十一有《转调二郎神》《二郎神》二首并列，盖亦此意。宋人常称之《商调蝶恋花》《越调水龙吟》《黄钟喜迁莺》等，其调名上所冠之宫调名称，亦非调名本身之构成部分也。《满庭芳》调，据周邦彦《片玉集》卷四，乃“中吕”（殆为“中吕宫”），李清照之《转调满庭芳》属何宫调，无可考。

②管：犹准也，定也（见《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一）。“管是”，准是也。

③叻：此字字书不载，宋人词中用之（如黄庭坚《丑奴儿》词云：“旁人尽道，你敢又还，鬼那人叻。”），依所押之韵，应读作“沙”音，乃语助

辞。“管是客来叻”之口语应是“准是客来了”。

④酴醾：或作“荼蘼”，各书以为丛生灌木，夏初开花，色白，盖与木香相类。朱弁《曲洧旧闻》卷三云：“木香有二种，俗说：檀心者号酴醾，不知何所据也。”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九亦云：“酴醾花或作荼蘼，一名木香，有二品：一种花大而棘，长条而紫心者为酴醾；一品花小而繁，小枝而檀心者为木香。”（各书分木香、酴醾为二种。）昔人云：春时此花最后开。王逵《蠡海集》载江南二十四番花信风，荼蘼为第二十三，最后乃楝花风。

⑤活火：唐赵璘《因话录》卷二述李约云：“约天性嗜茶，能自煎，谓人曰：‘茶须缓水炙，活火煎。’活火谓炭火之焰也。”

⑥分茶：宋人常用语。王之道《相山居士词》有《和董令升燕宴分茶·西江月》词一首；《阳春白雪》卷三史浩《临江仙》词有“春笋惯分茶”之句。陆游《临安雨晴》诗亦有“晴窗细乳戏分茶”之句。向子諲《酒边集·江北旧词》有《浣溪沙》一首，题云“赵总持以扇头来乞词，戏有此赠。赵能著棋、写字、分茶、弹琴。”“分茶”一辞，宋人无释，各种茶谱亦不载。杨万里《诚斋集》卷二有《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诗，中有云：“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银瓶首下仍居高，注汤作字势嫖姚。”曾几《茶山集》卷四载《迪侄屡饷新茶》诗第二首末云：“欲作柯山点（自注：‘所谓衢点也’），当令阿造分（自注：‘造侄妙于击拂’）。”王明清《挥尘录·余话》卷一载蔡京撰《延福宫曲宴记》云：“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醅面，如疏星澹月，顾群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蔡襄《茶谱·点茶》云：“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钞茶一钱七，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入，环回击拂，汤上盖可四分即止。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胜。”据各家所咏或记载，盖以茶匙（《茶谱》云：茶匙要重，击拂有力。）取茶（汤）注盏中为分茶也。

⑦骄马：原作“娇马”，今改作“骄马”。“骄”，骄纵也。“娇”字误。五代毛文锡《接贤宾》词：“骄生百步千踪。”成文干《柳枝词》：“马骄如练纓如火。”白居易《武丘寺路》诗：“银勒牵骄马。”

⑧龙骄马，流水轻车：《后汉书·明德马皇后传》：“车如流水，马如游龙。”

⑨那：语助辞。《左传》宣二年：“弃甲则那”，杜预注：“那，犹何

也。”《释文》：“那，乃多反。”“得似旧时那”其义即“能似旧时么”。以问句出之，言不似旧时也。

渔家傲

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林下词选、诗词杂俎本漱玉词
题作“记梦”。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①，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②。九万里风鹏正举^③。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④去。

【注释】

①帝所：上帝所居之处也。《史记·扁鹊传》：“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赵世家》中赵简子亦有“我之帝所甚乐”之语。）

②惊人句：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诗：“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③九万里风鹏正举：《庄子·逍遥游》：“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

④三山：《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如梦令

唐宋诸贤绝妙词选题作“酒兴”。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如梦令

全芳备祖调名误作“醉花阴”。类编草堂诗余（杨金本无题）、文体明辨、古今名媛汇诗、名媛玑囊、词的、古今女史、古今词统、古今诗余醉、历城县志、见山亭古今词选、词汇、诗余神髓题作“春晚”，彤管遗编、繡谷春容、彤管摘奇题作“暮春”，《诗余画谱》题作“春景”，词学筌蹄、草堂诗余别录前集、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古今词选题作“春晚”，花镜雋声题作“春容”。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